

武英殿聚珍版書

吳興府志卷之五

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之鳴非有求于應而欲人之聞之也其聲之自聞而人自應之也所謂聲無遠而弗聞行無隱而弗彰者也上與三爲應也有應而鳴以聲感三也九三止而不求又且爲衆陰之主而无私焉此上六所以志未得也終以其應而有助故可用行師征邑國而已邑國小也非无不利之師也可者僅辭也謙道本亨六爻无凶咎悔吝危厲之變以此知德盛禮恭之事天地人鬼无不宜者矣然謙之爲德非有挾太山超北海之難能而人每

患其不能行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故卦爻皆以君子爲言君子无大過人者特能行之耳

三三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馬氏王氏以豫爲樂從釋詁也關氏曰豫備也備豫則安逸也孔氏以爲逸豫又爲悅豫亦釋詁之義程氏言動而天下順應爲和豫蓋取彖義諸儒之說不同如此大率易之名卦兼備衆義固非一字可訓故豫得兼和悅逸樂備豫爲名而和悅逸樂不可以一

字盡豫之道故伊川旣曰和豫又曰逸豫爲得之矣
考之于卦獨无備豫之義而關子明言之者蓋因繫
辭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意也且豫之爲卦上動
而下順惟動不應僉志者也以此建侯則內无不服
之人以此行師則外无逆命之敵周封同姓五十而
不以爲私順故也所謂利建侯也湯東西南北之征
而天下不以爲怨順故也所謂利行師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

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三才一理也順之則易逆之則難行于一身尙不能
違況有天下國家如建侯行師者乎故得其理而順
動則豫雖天地于日月四時尙不能外此則人道固
不能違也是以聖人刑罰清而民服所以爲順也歟
夫順坤道也貫通三才非止人事故論其時則建侯
行師論其義則天地如之不亦大乎卦以九四爲主
言剛應而志行者羣陰應剛得行其志順動而已伊
川曰旣言豫順之道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

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
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時之義諸卦之時與義用
大者言贊其大矣哉豫而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
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
言時各以其大者言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先人曰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于夏則仲春之二
月于周則孟夏之四月也又曰大司樂以圜鍾爲宮

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鍾夾鍾也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于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雍曰雷出地奮夏之二月天地萬物悅豫之時也作樂崇德治定功成君臣萬民悅豫之時也樂之出虛蓋本陰陽之氣自无而生有故因器而成聲器可見者也聲可聞者也氣不作焉聲不聞矣雷之收發何以異此故陰陽者雷之氣也而雷者陰陽之聲也春秋者又雷之器也非鍾

鼓則樂无作止非春秋則雷无收發以是知雷之與樂非特取象而成其實一氣同類特大而作于天地者曰雷小而作于人者曰樂此見先王法象乎天地之道也故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此言夏商之時也又曰禘有樂而嘗無樂以見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其微如此蓋春秋者天地之闔闢也一闔而雷奮于是乎作樂以通陰陽之氣一闔而雷收于是乎不作樂以順陰陽之理此所以禘有樂而嘗無樂合于豫之作樂崇德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之鳴如謙上六之鳴感其應而有求也上六之鳴蓋鳴而求謙初六之鳴蓋鳴而求豫豫而知裁尙或有失況知其悅逸而鳴以求之乎且鳴而求謙者志猶未可得況鳴豫乎其志窮凶也宜矣夫履霜之始未堅冰也馴致其道則堅冰也鳴而求豫未至于凶馴致其道則凶矣聖人知幾故欲早辨也志窮凶也窮其求豫之志則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以聖人貴夫知幾者以此豫之六二知幾之君子也如逸豫之道必凶而後已故不爲逸豫中正自居介如石焉守以貞固是以吉也觀其上交不諂是不與上爲豫也下交不瀆是不與下爲豫也上下无與應不得變其志故中正之道常存而貞固之守益堅非介如石之象乎終日則失于不能早辨不終日所以爲知幾也古之人行此道者其惟文王乎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文王之治也至于不敢

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能享國久長而得介于石之吉也明此道者其惟周公乎觀其作無逸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故成王能持盈守成爲太平之君子亦得介于石之吉也不然則盤遊無度太康尸位之逸豫也酗于酒德商王受之迷亂也故孔子曰知幾其神矣乎惟文王周公其盡之然有初六之鳴故有六二之介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象有悔位不當也

處豫之道戒在于不能自立而優柔无斷是以馴致

必至于凶故六二以介如石爲得而六三以盱遲有
失也夫睢盱視上而悅之非介如石者也遲遲疑而
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視而悅之者失于不立遲疑有
待者失于无斷與夫鳴而求之者過猶不及耳宜其
皆爲有悔之道欲无悔者无他道焉介然不動以守
之斷然不疑以行之惟此見六二之貞可謂能知能
行者也孔子之不惑顏子之弗失孟子之不動心亦
皆六二介于石之道歟再言悔者一盱一遲皆各有
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以一陽而總衆陰爲豫之主以順動自任者方是時上无剛健之君則衆陰不得不由之以豫也由之以豫則天下少安所以大有得也然處由豫之道在于信立而勿疑勿疑故朋盍簪盍則總衆智力以安上其序如此也昔齊晉之霸也歸魯三敗之地示原三日之圍可謂信立矣會于葵邱會于踐土可謂朋盍矣總諸侯以尊王室非安上乎此雖霸者之事

然孔子嘗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孔子之意以爲雖非三王之舉豈不愈于委而棄之夷狄也哉是所以由豫之爲大有得也伊川曰簪聚也簪之名取聚髮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伊川曰居得君位貞也受制于四有疾也五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故云貞疾恆不死雍曰九四以一剛爲豫之主六五不能正爲君之道求其所以然蓋

享日傳易言 卷二
失于好逸不知文王周公之戒馴致于君弱臣強而不能振也其由平王東遷下堂而見諸侯之時乎君德微矣雖僅能守其位譬夫人之老也血氣既衰疾亦甚矣僅得常不死而已中未亡者終亡之象已見特其中未盡亡而已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豫極之時冥昧耽樂迷不知反豫之凶將成矣或有變焉亦且无咎蓋豫雖必至于凶而上六知變之位聖人貴其能變故不言冥之凶而言渝之无咎

也且初六之鳴未凶而言凶上六之冥當凶而曰无咎何哉蓋鳴于終者則未必凶鳴于初者馴致于終則其凶必矣冥于終者變則无咎冥于初者雖變亦有咎其凶又有甚于鳴矣故上六之冥始勤而終怠者也非若鳴之怠于初也是以其爲凶咎係乎初終而不與于鳴冥之輕重也

三三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有隨之主有隨之者有隨于內有隨于外者隨之